新石頭記/第28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八回　獲大鵬同受獎牌　捕鯤魚快乘獵艇

下一回▶

卻說寶玉看過了兩部最古的舊籍，又要看最新的新書。隨著見士所指看去，只見一部是《文明律例》是近來修改定了，昨天出版；《科孛發明》是華自立近日的著作，是今天出版，才送來的。這是最新的了。」寶玉翻了一翻，來不及細看。又到兩旁去看了一遍，便出了藏書樓。另到一處，門額是「寶藏」兩個字。進了「寶藏」，迎面便是一座「珍珠倉」。寶玉訝道：「有多少珍珠，卻上了倉？」見士引著進去，只見兩旁大箱小匣，盛的都是珍珠。大的如廣東香橙，小的也像圓眼大小，寶光耀眼。因問道：「聚了這許多珠子，頗不容易。」見士道：「這些天生之物，本來沒甚奇怪，可笑世人。拿他做寶貝，買一顆，動不動要千金之價。其實這些東西，靠天地自然生成，絲毫不用人力，有甚價值？所難者，就是聚在一起，所以僻境人家，有了珍珠，都送到這裡來。等他聚在一起，又可以借此分辨他的出處。」說罷，在珠匣裡，取出一片小小牌子來。上面寫著「合浦」兩個字，道：「這就是合浦所產的珠了。」寶玉逐箱逐匣看去，都有牌子注著地名。

轉出了「珍珠倉」，便是「珊瑚林」。在露天地下，種了一從珊瑚，高的何止十丈，矮的也有五六尺。除了紅白兩種常之外，還有黃的、藍的、綠的，五色燦爛，映著日光，真是寶氣天。寶玉道：「珊瑚具了五色，心是大觀。」見士道：「海底下無奇不有，這都是他們打海底獵取回來的。因看著他沒有用處，就送到這裡來，給大眾長長見識。」

度過「珊瑚林」，迎面是一所光怪陸離的房子，寶玉看的眼睛也炫了。老少年道：「我從前來，也不曾見這房子。是幾時蓋造的？怎麼沒有看見佈告。」見士道：「還沒有完工呢。從前化們送來的寶石，本來是擺列在屋裡，供人觀看。後來送來的太多了，幾幾乎有實不能容之勢，所以想了個法子，把他都琢成方塊，拿他代磚石，蓋了房子。定了名字，叫做『聚寶堂』三個字，也是用寶石砌成的，見士引二人進去道：「這所房子，狠費了些斟酌。這四面牆壁，雖然都用寶石砌成，卻都按著方向的。東部出產的，砌東牆；西部出產的，砌西牆；蓋瓦的是多少配置裡面，狠費了些時日。」

寶玉一面聽說，一面瞻仰，只覺得五光十色，寶氣逼人。

出了「聚寶堂」，又游別處。無非是火齊、木難之類，這書上也不能盡載。游過寶藏，又到工藝院去。當中陳設的都是本境所造，兩旁的都是外國貨。寶玉只到當中去看，多半是新發明的東西，全是未曾經見的，要問也問不了許多。內中有東方文明當日創造的開山斧鑿、治河鋤鍤，一般都是用機器連動的。此時，平治功成，都送到博物院來安放。瀏覽了一遍，童子來請吃飯，見士便邀二人到膳房裡去。

飯後，接了政府的回電，說：「老少年等四人，冒險獵得大鵬，以廣國人見識，勇敢可嘉，每人贈給『頭等勇士』獎牌一份。制就即由飛車頒送前來」云云。見士說給二人知道，老少年自是觀喜，寶玉卻淡然漠然。那兩個童子，一樣得了獎牌，那歡喜更不消說了。

從此寶玉等就在博物院住下，耽擱了三天，游遍了飛潛動植各院，看遍了各種金類、非金的礦質，又有東方文明從前各種探險的奇器，一一看遍。大鵬早已用藥水制了，支放在飛禽院當中，經司事用工部營造尺量過，從頭至尾長五十二尺，最闊處橫逕三十尺。眼眶對逕三尺，脛逕一尺二寸，爪逕八寸。都寫在一塊牌子上。又注上老少年等名字及獵得送到的時日，掛在旁邊。到了此時，寶玉回頭一想，方纔想著獵鳥時的危險。因對老少年道：「那天倘使我們敵不過他，四個人還不他一頓呢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我們區區四個人，只怕還可以做他的一頓點心。」說笑著，忽報政府差人送到了獎牌。來官又去看了那大鵬，不覺嘖嘖稱羨。周旋了一番，方纔別去。

次日，多見士便把聚寶堂落成，及大鵬安放停當的話，由各報紙上佈告去。一時便哄動了多少人，都來觀看。看了大鵬，還要請看獵大鵬的人。寶玉厭煩了，便要辭去。

多見士便請老少年、寶玉和兩個童子，合照一個像留下。於是引四人到了聚光室裡，架起鏡子，老少年和寶玉對坐了，兩個童子侍立旁邊，照像人開了鏡子。那鏡子旁邊有一個把兒，照像人把把搖了三四搖，便收了鏡子。打開來取出那照片，一共是一式的二十張，就用紙片照出的，非但神情畢肖，並且衣服面目的顏色都照出來。寶玉道：「從前照像，照不出顏色，並且是照在玻璃上，再曬在紙上的，狠費事。這個又是新法了。」多見士微笑道：「那個笨做法，我們十年前早廢了。」說罷，每人送了一張，余下的就留在院裡張掛。

當下四人辭了見士，上了獵車，逕駛回旅店。老少年便叫童子駕了獵車，送還孫繩武去了。老少年閑著便帶了寶玉到鬧市上去遊玩。只見熙來攘往的，都是彼此讓路而行，真正是文明景象。且喜得有事的都是坐飛車，路上並沒有馬碰撞之虞。那路上一平如鏡，並無纖塵。

遊玩了兩天，寶玉問道：「在市上游了兩天，無非是收拾的潔淨，氣象文明，與及行人往來，都誁理讓，這都瞻仰過了。內中單有三樣東西，不曾看見。」老少年問：「那三樣？寶玉道：「第一樣，沒有廟宇；第二樣，沒有教堂；第三樣，沒有叫化子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一切迷信都破除了，還有什麼廟宇？我們大開門戶，聽憑外人來傳教。他們來了，立了教堂。任他把那《新約》、《舊〔約〕》說的天花亂墜，只是是沒有人去聽他。他只能一個人站著自己聽，只得去了。從此他自然不來了。至於叫化子一層，更不必說。從前還有個孤貧院，收養貧民，近十年間，連孤貧院都空，改做了孝堂。大約境內的人民，無論男女都能自食其力的了。說起來，恐怕足下不肯相信，敝境內連『善堂』都沒有一個，就有了也用不著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民殷國富的緣故，且不必說。但既沒有廟宇，又沒教堂，不佑可有個文廟？」寶玉道：「文廟都沒有，不知貴境奉的是什麼教？天下屹有無教之國麼？」老少年大笑道：「足下這一句話，要加上兩個字，說『天下屹有無教之野蠻國』？在〔下〕便答一句『天下屹有有教之文明國』？要知道這教字，是專教那無知愚民的。人民都明瞭大義，還用什麼教！要問敝境奉的是什麼教，那只得說是奉孔子教了。敝境的人，從小時家庭教育，做娘的就教他那倫常日用的道理；入了孝堂，第一課，先課的是修身。所以無論貴老少，沒有一個不是循理的人，那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，人人燦熟胸中。這才敢把『文明』兩個字，做了地名。你不看見那牌坊上『孔道』兩個字麼？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內，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。至於近日外面所說的『文明』，恰好是文明的正反對，他卻互相，誇說是『文明之國』。他要欺天下無人，不知已被我們笑大了口，我請教你，譬如有兩個人，在路上行走。一個是赳赳武夫，一個是生癆病的。那赳赳武夫對這生癆病的百般威嚇，甚至拳腳交下把他打個半死。你

說這赳赳武夫有理麼？是文明人的舉動麼？只怕刑政衙門還要捉他去問罪呢。然而他卻自己說是『我這樣辦法文明得狠呢』。你服不服？此刻動不動誁文明的國，那一國不如此？看著人家的國度弱點，便任意欺凌，甚至割人土地，侵人政權，還說是保擭他呢。說起來，真正令人怒也不是，笑也不是。照這樣說起來，強盜是人類中最文明的了。何以他們國裡一樣有辦強盜的法律呢？倘使天下萬國，公共立了一個萬國裁判衙門，兩國有了交涉，便到那裡去打官司，只怕那些文明國都要判成了強盜罪名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惟沒有這個衙門，他才橫行無忌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那麼說老虎是天下第一最文明的了。他任意吃獸，吃人，王法也治他不到，那不是最文明的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有一天，叫獵戶把老虎殺了，那獵戶又文明瞭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可不是這樣。這個竟是強橫，那裡是文明？因為他強橫慣了，國內的人，只怕沒大一個不是強橫成性的。他又想只能對國強橫，若是自己國人也互相強棋起來，就要成了亂事了。所以才設法立出個教來，鬼混般說什麼天堂、地獄，到處勸人進教，他們還動不動說開民智呢。我看這個勸人進教，直頭是導民愚。你想，一派荒唐無稽之言，我們這裡三穢小孩子，也知道是不足信的，他卻勸的人家信了。這信了的人，不是智出小孩子下麼樣而那強橫的人，倘使不是信了這個，可是要鬧的無法無天了。至於文明國的人，又何必要他呢？所以我說，天下無無教的野蠻國，天下無有教的文明國。」寶玉道：「然則中國也不能算文明的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中國何嘗不文明？中國向來只有一個孔子，沒什麼教。孔子也不曾自命為教主。只惜後人傳受孔子的道德未能普及，所以未能就算文明罷了。至於張道陵，不過是後世的一個方術家，並不是什麼教。後人以訛傳訛，就說他是道教。佛教是由印度流入去的，中國本來沒有。一班游惰之民，希圖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便做了和尚罷了，心不能算教。就算他是教，可不曾有什麼道士勸人做道士，和尚勸人做和尚。所以傳教兩個字，是中國沒有的。所以中國要做到文明國還容易。其餘的，我就不敢說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童子拿了一張片子進來，說有客到。老少年接來一看，原來是吳述起，便忙叫請。述起進來，彼此相見畢，便說道：「今日體息日，得了個空，一來是來謝步，二來賀喜。」老少年道：「何喜可賀？」述起道：「得了頭等獎牌，還不喜麼？」老少年和寶玉都謙遜不皇。述起道：「三來還在空中獵了大鵬，已經名傳闔境。昨日東方法先生，送與本孛堂一艘海底獵艇。本來要在孛生們當中，揀幾名下去練膽。因為沒幾天就要歇夏，內中有一個多月的暑假。早上和繩武商量，二位有獵鵬的本事，何不更請二位去海裡獵一鯤魚回來呢？因此特來告知。願把這獵艇借用，不知二位可有與致？」老少年未及答話，寶玉先大喜道：「我正因為看見水底戰船，未曾到船上去看看情形。有此機會，無論鯤魚獵得著獵不著，先長了海底行船的見識了。」老少年也欣然答應。於是，同坐飛車，先到水師孛堂來。與繩武相見過後，便帶了透水鏡，同坐上飛車，到海

邊來。

不知果然獵著鯇魚與否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